

臺灣原住民族 系統所屬之研究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
A GENEALOGICAL AND CLASSIFICATORY STUDY

第一冊 本文篇

楊南郡 譯註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調查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K288.4

20123

1

臺灣原住民族 系統所屬之研究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
A GENEALOGICAL AND CLASSIFICATORY STUDY

第一冊 本文篇

楊南郡 譯註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調查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共同出版

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 全2冊／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楊南郡譯註。

--初版--臺北市：原民會，南天，2011.1

面：公分

譯自：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

ISBN 978-986-02-6787-7（精裝）

1. 臺灣原住民 2. 族譜 3. 日據時期

536.33007

99026673

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 第1冊 本文篇

譯註者 楊南郡

發行人 孫大川

原著者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美術設計 黃盈福

出版者(1)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57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72號

☎(886-2) 2557-1600

<http://www.apc.gov.tw>

出版者(2)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0673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14弄14號

☎(886-2) 2362-0190 Fax:(886-2) 2362-3834

01080538（南天書局帳戶）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weitw@smcbook.com.tw

統一編號 GPN 1009904953

國際書號 ISBN 978-986-02-6787-7

版次 2011年1月初版一刷

印刷者 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 新台幣2,400元（全2冊）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

臺灣
原住民族
系統所屬之研究

第一冊
本文篇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
A Genealogical and Classificatory Study

Vol. 1
Treatise



上山元臺灣總督記念事業
UNDER THE AUSPICES OF KAMIYAMA FOUNDATION

臺灣
高砂族
系統所屬の研究

THE
FORMOSAN NATIVE TRIBES
A GENEALOGICAL AND CLASSIFICATORY STUDY

第一冊
(本篇)
VOLUME I (TREATISE)

臺北帝國大學
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
INSTITUTE OF ETHNOLOGY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昭和十年
1935

孫主委序

臺灣原住民面貌的百年追索

清光緒19年(1893)5月，胡適的父親胡傳被委派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初六的日記有這麼一段：

作書託萬隸花參戎代招護勇四名，因臺東地僻，有瘴，原用隨從陳福、林福二僕均不願往，託故請假，不能不另招人故也。

同年六月初一在給嘉義縣令鄧季垂的書信中，胡傳這樣自我寬解：

弟承役臺東。奉札後，從人皆來求退，無一肯相隨赴任者。可發一嘆！然彼有鑒於去年之役，而有懼心，亦人之常情，不足怪也。

不過，信函中他仍無奈指出：臺東土荒地僻，民少番多；無城、無署，只有茅屋數間；有群番動搖，很難治理。他最後並歸結說：臺東之事，不但難為，且難言矣。

其實這是發生在距今才117年前的事。可見從荷西時代經過明、清兩朝的253年間，有關臺灣原住民各部落、族群的狀況，主流社會僅僅掌握了一些零星的大概，幾乎沒有任何來自族群內部記憶的報導，這對一個沒有文字書寫工具的民族來說，當然具有毀滅性的威脅。3年之後(1896)，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踏上剛成為帝國殖民地的臺灣，調查旅行的範圍正是胡傳原本管轄的區域，他從花蓮沿著縱谷南下，再從東海岸北返。探訪立霧溪、木瓜溪的太魯閣族，花東一帶的阿美族、卑南族，以及東遷的平埔族部落和南移的噶瑪蘭族。和之前或胡傳留下來的資料不同的是，鳥居的調查報告，不但依循了某種學術方法論的架構，也記錄了來自於原住民族內部的口傳記憶。對照3年前胡傳的日記和書信，原住民在文獻資料中被書寫的角色和定位，顯然有了極大且本質上的變化。之後的20年間，由伊能嘉矩、森丑之助所延續的踏查工作，不但遵循著和鳥居龍藏一樣的知識熱情，更透過詳實細密的踏查日誌，嘗試捕捉部落族人曲折多樣的主體世界。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創立，臺灣原住民研究正式進入學院體制。隨後在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等師生共同的努力之下，費時5年完成《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之偉作，標誌著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知識積累的高峰。本書在1935年出版後即獲得學術界高度的評價，並獲得「帝國學士院賞」，其對學術的貢獻與價

值無庸置疑。然而，如果從臺灣原住民的角度來看，《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的意義和重要性，並不完全是對臺灣原住民外部知識之建構而已，更是族群內部記憶保存和傳遞的問題，牽涉到原住民歷史意識之主體性內涵。《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的作者在緒論中明白地揭露了撰述時的初衷與信念：

最後就臺灣的情形來說，今日我們對於島上高砂族的認知，僅限於稍能識別各族彼此間差異的程度，我們有義務要趁早採擷高砂族的詳情，傳給後代子孫。(中略)一般而言，未開化民族的口碑傳承，往往就是他們的歷史、軼事，同時也是他們的詩、文學、哲理，以及科學。原始民族將宗教情操混融於其中，是未經淨化的，可謂民族所擁有的全部財產。我們基於這個認知，來探索各族的史實，依照各族語言、習俗的異同，探索彼此之間的關聯，從各族所傳原始年代的發祥地起，追蹤到歷史年代各族群離合聚散的路線，做完整的考查。

我們完全無法想像，如果沒有這些盡可能嘗試從內部捕捉部落集體記憶的成果存在，今天原住民將憑藉什麼來拼湊自己的民族圖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不但詳述了泰雅、賽夏、布農、鄒、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等九族及其亞群之地域、神話傳說與系譜，更將部落、氏族和族群間互動、遷徙的整個動態場景清晰呈現。這些日治時代學術拓荒者的偉業，為臺灣原住民近世以來民族文化和記憶的快速崩解、消退，攻佔了一個堅實的停損據點。就憑著這些線索，1980年代以後原住民文化復振與法政主體的建構，才有了它實存性的基礎。

儘管如此，據知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這樣的傑作，雖獲致學術界高度的肯定，但終究曲高和寡，它在日本是寂寞的。在臺灣的遭遇呢？情況更令人鼻酸。1945年之後，臺灣史學界的「見識」很快地倒退到胡傳時代。日治的50年，憑空從臺灣史抽離了，原住民也同時消失了。事隔75年，楊南郡先生憤悶、不忍文獻之廢置，以八十高齡獨立完成《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之譯註工作，前後7年。20餘年來，楊先生從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鹿野忠雄到學術時代日本學者的著作，他一一閱讀、翻譯、考證、再踏查，進行令人驚嘆的消化與綜合。如今完成具有高度概括日治時代原住民研究成果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之譯註工作，這不僅是楊先生個人學思生命攀登高峰的總括，更是貫串日治到民國，115年來原住民乃至臺灣史研究的第一人。楊先生常謙虛的說，自己能有今天的成績，要特別感謝許多原住民的耆老和領路的獵人；其實，原住民從他那裡的收穫更多，他讓我們在找尋祖先的路途上，少走了許多冤枉路。

75年過去了，原住民也從第一個國家（日本）轉換到第二個國家（中華民國），並進入一個更激烈變化的時代。我們攀越、消化1935年移川子之藏等人所樹立的高峰，雖然

晚了75年，但終究因楊南郡先生的努力而踏出了一大步。我們這個時代能不能接續創造臺灣原住民研究的第二高峰呢？胡傳、移川子之藏、楊南郡先生等人陸續寫下了他們在不同時代對原住民的「看見」，而今天的原住民將如何「看見」自己、形塑自己的面貌呢？答案似乎必須由我們原住民自己來回答。

譯註出版《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一書，當然可以是楊南郡先生給自己八十歲的生日禮物，但學界更想給他一個禮物。經各方朋友的促成，國立東華大學今年（2010）11月5日無異議通過頒授該校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給楊先生，這是臺灣給他的禮物，肯定他的學術大勇與貢獻，一如當年「帝國學士院賞」之頒給《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經過這番曲折與努力，或許我們可以更有信心的期待：臺灣的原住民將活出另一個璀璨的一百年。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委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笠原教授序

經典名著再出發

一直被稱為「日治時代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最高峰」——《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在潛沉75年後，終於由楊南郡先生完成中文翻譯及註解，即將要出版了。本人在此對楊先生長年的努力，表達由衷的敬意，也真誠慶賀這本經典名著中文版本的問世。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是在1935年（昭和10年）出版的。當年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三名人類學者：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耗費3年實地訪查與2年資料整理，才得以完成這部鉅作。

這是日治時代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學術界擔綱，對臺灣島上的原住民各族群居住區域，做全面性的訪查。學者們分別前往散居於深山奧地的部落，訪問那些出生於清朝時代的耆老們，聽取並記錄龐大的口傳史，與各主要家族的系譜資料。並由此追蹤研究更早的年代，各族群遷徙、分離、合併，與外族的接觸、互動等等多樣的族群活動軌跡。

書名所揭示的「系統所屬」，是個獨特的術語，隱含著本書作者們強烈的志趣與使命感，要把有關各族群來歷的口頭傳承，用文字的形式加以記錄保存。

雖然昭和年代初期，臺灣高山地區的治安已經明顯改善，然而，長途跋涉去探訪位於高山地區的部落，仍是一件艱苦的工作，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落在年輕的馬淵東一身上。剛從臺北帝大畢業的馬淵，以囑託的身分，全心的投入田野調查。

在嚴苛的環境中，調查者需要有強韌的體力與適應力，馬淵東一長時間滯留於山區，嚐盡田野調查的酸甜苦辣。宮本延人曾經寫了一篇風趣的文章，回顧當時的情景：

剛從山上下來的馬淵，據說全身都是蝨子，因此，教授們都不敢靠近他。但是，馬淵君卻若無其事的說：「不是蝨子，只不過是吸血的螞蝗而已。」眾人聽了更是驚恐萬分。所以我說，馬淵君能夠把豐富的資料和螞蝗一起帶回來，功勞真的很大。

宮本延人的個性比較浪漫，他所調查的，有關泰雅族英雄Buta帶領族人遷徙到淡水河流域中上游，與斯卡馬允人作戰而建立新部落的始末，成為全書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傳奇故事。

移川教授雖然公務纏身，無法進行太多的田野調查，然而，他所示範的調查，立霧溪流域托博閣社與古白楊社龐大系譜的記載，不愧是大師的斲輪之作。

戰後不久，移川教授於1947年去世，41年後，宮本與馬淵也相繼於1988年過世。很可惜，他們在生前，無法親眼看到這本耗費心力的經典作品，能在臺灣出版中文譯註本。

自從日文原著出版，而且獲得當時最重要的「帝國學士院賞」以來，75年的歲月流逝了。1930年代，曾經被訪查過的那些部落，想必大多數已經傾圮於荒煙蔓草中，杳無人跡了。而書中收錄的那些豐富多采的民族傳承，可能已被後代的年輕人，視為事不關己的古老故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系統所屬的研究，是透過歷史民族學（ethno-history）的復原，描述了臺灣原住民各族的全貌，學者的調查研究成果，仍然與現代的原住民各族群息息相關。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這本書是這麼重要，多年來不論是臺灣或日本學者，在臺灣原住民族這個大項目的研究中，絕對是少不了它的，然而，因為沒有適切的中文譯註本出版，使得參考使用的困難度非常高。

主要原因是：書中所涵蓋那些偏遠深入的部落與耆老的敘述，是那樣的龐大豐富，必須對臺灣各族群的歷史與山區地理形勢有足夠的知識，才能夠充分的理解。即使是日本學者，閱讀日文原著都深感困難，可以想見，臺灣的學者想要利用這本書，面臨的困難度更高了。

這就是為甚麼楊南郡先生翻譯註解這本經典著作，被當作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值得慶賀的大事。

楊先生20多年以來，已先後翻譯了十幾本有關臺灣原住民族的日文文獻，他的翻譯與註解的功力，早已獲得各界的認定。而翻譯註解《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這一本書，所需要的特殊條件是：必須完全通曉那些難懂的，屬於專門學科的日文文獻；必須對於昔日臺灣原住民各族所居住的區域，擁有完整而正確的知識。楊南郡先生恰好是唯一擁有這樣條件的人！

眾所周知的，楊先生從年輕時代就開始登山，早在1976年就完成臺灣百岳的攀登。接著，他接受多個國家公園與林務局的委託，調查臺灣古道與古部落，累積了近50年的功力，踏遍了全臺灣高山，對於臺灣山區的透徹了解，這種經驗與能力，恐怕全臺灣找不到第二個人。

楊南郡先生以他本身獨特的優異條件，加上5年之間投下大量的心力，仔細為我們翻譯、考究《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的每一個細節。對於原書記載不足或語意艱澀

的部分，還特別的為讀者寫下大量的註解，這些數量已經相當於一本書的註解，可說是楊先生送給讀者最貼心的禮物。

中文譯註本《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的出版，使得這本沉寂75年的臺灣原住民經典著作，得以光榮的重新出發，讓所有的人都能分享書中所記載的種種重要事蹟。

本人衷心盼望《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出版後，能夠被廣泛的閱讀，同時也期待這本書能夠將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帶到更高一層的發展。

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名譽教授

笠原政治



蘭嶼調查期間，臨時代課的馬淵東一與雅美族學童合照，1929

譯者序

錐麓斷崖在眼前像屏風一樣的開展，往上看是500公尺直衝雲霄的峭壁，向下看是垂直落差700公尺的斷崖，橫越這舉世聞名的斷崖，僅靠一條開鑿在大理石絕壁上的羊腸小徑。

移川子之藏教授坐在螃蟹轎上，雙腳懸空於斷崖絕壁之上，往下直落700公尺深邃的溪谷底，奔流不已的立霧溪，只像一條纖細扭曲的白色絲帶。這讓人驚心動魄的壯麗景致，令移川教授為之目眩神迷，第一次感受到身心雙重的大震撼：臺灣，這個南方之島，竟然孕育著這樣源源不絕，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

這是日治時代昭和3年（1928）7月的事，這一年，臺北帝國大學剛剛成立，這個日本第7座的帝國大學，創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開展南方學研究，其中，人類學是非常重要的學術研究項目。早在創校籌備期，移川子之藏博士就被任命為文政學部的教授，隸屬於日本文官，相當於部長級的位階。

受命之初，按照當時的慣例，先由政府安排移川教授到歐洲遊歷觀摩半年，目的是開啓教授們的世界觀。其實，移川子之藏早在1917年，已獲得美國哈佛大學的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眼界也超出當時一般的日本學者。雖說見多識廣，移川教授到了臺灣山地，太魯閣峽谷這雄渾的大自然，還是讓他大開眼界。

扛著螃蟹轎的太魯閣族腳伕，在這一條稱為「合歡越」的警備道路上，邁開大步行走，可苦了跟在後面的助手宮本延人，他幾乎是用半跑的方式，氣喘吁吁的勉強跟上隊伍的腳步，這隊伍，是由日警巡查、警手和通譯所組成的，此行的目的地，是位在立霧溪上游的托博闊社（Tupoqo）。



位於立霧溪橫貫公路上的錐麓斷崖道路，是當年進入立霧溪流域調查必經之道



坐在螃蟹轎上的
移川子之藏
教授，1935

托博闊社的祖先原本居住在南投縣濁水溪上游，大約在18世紀時，翻過中央山脈奇萊北峰，遷移到東部，大正3年（1914）第5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發動「太魯閣討伐戰」時，這個「太魯閣蕃」最深入的部落，曾經遭受到焚村屠戮的命運。時隔14年，在強勢警力的「治理」之下，托博闊社已是一個安全，能夠接受學者訪問的部落。

在火塘、油燈與松木片三重火光的照耀下，移川子之藏教授按照一般田野訪談的慣例，最先詢問頭目Umin-Urai的家世，他打開筆記本，準備一一記錄下來。萬萬沒有想到，頭目一開口，就如江河大海一樣，浩浩湯湯，令人嘆為觀止。原來，高齡60歲的頭目從7代之前，祖先自中央山脈西側向東遷移講起，傳衍下來的每一代祖先的人名與關係，洋洋灑灑，總數達到225人，歷數他們的居住地、嫁娶、出生與死亡等重要事件。為了完整記下這一個家族龐大的系譜，宮本延人只好在地面鋪上4張白報紙，辛苦的跪趴著，在紙上畫滿了縱橫線條的家族樹，標示直系、旁系、婚姻等親屬關係，再依移川教授的口述，將人名、地名以羅馬拼音記載下來。

這一晚，移川子之藏教授再度受到強烈的震撼：沒想到居住在深山內的臺灣原住民，居然擁有這樣驚人的記憶力，能將歷代祖先的人名與事蹟，鉅細靡遺的印刻在腦海裡！這是托博闊社頭目獨有的能力嗎？

第三天晚上，移川教授一行人來到立霧溪中游的古白楊社（Kubayan），在此訪問頭目Raushin-Bakkule。這回更厲害了，40多歲，正值壯年的頭目，竟然一口氣的背誦出8代389個祖先的人名與他們的事蹟。

毫無疑問的，臺灣原住民這種超強的記誦能力，是傲視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稟賦，他們口誦出來的系譜和族群、部落的歷史，更是臺灣最珍貴資產！

原來，身為頭目或大家長的人，在每個重要的部落儀典時，都必須以口誦或吟唱的



重視臺灣原住民研究的臺灣
總督上山滿之進

方式，將部落的起源、歷史、祖先的名號與事蹟一一告知下一代，這是頭目的責任與榮譽。

以古白楊頭目 Raushin-Bakkule 口誦的內容為例，包括祖先發祥地、故址、遷移史、與其他族群部落敵對或友好的關係、戰爭、媾和、土地的占有或喪失，甚至還包含婚嫁的對象與部落，誰被哪個部落滅首，誰死於清兵、漢人之手，誰因何種疾病夭亡……，龐大而鉅細靡遺的資訊，不正是移川子之藏教授當年在美國學得的「歷史民族學」，最能發揮所長的舞臺嗎？

移川子之藏教授很想繼續調查下去，把全臺灣所有高山部落的來龍去脈都調查清楚，甚至居住在平原地區的平埔族群，也很想一併調查研究。然而，臺北帝國大

學草創初期，人力、經費、時間，種種外在條件都不容他實現願望。移川教授在立霧溪之行，留下兩個堪稱為斲輪之作的托博闊與古白楊頭目家族系譜，以及田野調查的示範後，僅在昭和4年3月訪問紅頭嶼（蘭嶼），並在同年11月，派遣他唯一的學生學生馬淵東一，再度訪問立霧溪流的其他部落，限於經費，無法展開全面的調查。

昭和5年（1930），實現心願的機會終於來了。臺灣第11任總督上山滿之進，將他離職時臺灣各界士紳餽贈的程儀，加上他的退職金，總計20萬日圓，全部捐贈給臺北帝國大學，並且指定用途，要將這筆鉅款，作為「臺灣高砂族」的調查研究經費。

「高砂族」這個稱呼其實早已被日本人使用，早在西元1593年豐臣秀吉致國書給「高山國」以來，「高山國」、「高砂」這兩個日語近似音的稱呼，就一直被日人用來指稱臺灣，並以「高砂族」來稱呼臺灣的原住民，甚至在日本停泊的葡萄牙與荷蘭船艦，也都配合日本人，在航海日誌上，使用 Takasago，或 Takasagun 這兩個名稱來稱呼臺灣。

日本領臺以後，官方沿用漢人對原住民「生番」的稱呼，許多有識之士，認為這稱呼帶有歧視的意味，相當不以為然，上山滿之進就是其中之一，為此，他還特別撰寫了一篇〈臺灣の高砂族〉，呼籲大家改用「高砂族」來取代「番」這個字眼，在這篇文章中，他也率先使用「原住民族」這個稱呼。

上山滿之進捐贈的經費分為兩筆，一筆給小川尚義主持的語言學教室，5年後完成了《原語による高砂族傳說集》，另一筆經費給予土俗人種學教室移川子之藏所領導的高砂族系統所屬調查。

移川教授採用「歷史民族學」的觀念和方法，藉由各部落口傳史與系譜的紀錄，釐清各民族的起源、移動、混居、分布、從屬與敵我關係等事實，想要從此建構出臺灣原住

民族完整的體系。長達5年的調查與研究，確認了臺灣各原住民族主支系的關係，以及不同族群間的交流互動。

做這樣龐大的調查研究計畫，移川子之藏教授的工作團隊其實只有3人，除了他自己以及前面提到的助手宮本延人外，只有當時才21歲的大三學生馬淵東一。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全盛時期，全島共約有780個部落，經過清治與日治時代多次的討伐戰爭，加上大正年代起有計劃的遷移部落，在移川師生調查的年代，估計只剩下300多個部落還留在原居地。爲了及時完成調查，移川、宮本和馬淵3人，大多數是分別行動。

移川教授由於年事已高，加上足部有毛病，訪問的部落多在淺山地區，包括泰雅、賽夏、鄒族、魯凱與北排灣，他似乎有考證的癖好，對於Rukai、Paiwan族名的來歷與典故，發祥地Panapanayan、Kavorongan的考證，或者是對排灣族五年祭與平埔族Aurao祭典的比較，諸如此類特別有興趣。

也許受限於時間與精力，在正式調查期間，移川子之藏教授並沒有再度展現2年前他在立霧河流域，那樣精彩絕倫的調查成果，有關於賽夏族的調查，顯得特別單薄，令人感到略爲失望。

然而，移川子之藏教授的學問是無庸置疑的，只要翻開本書第一冊的「緒論」，讀完這篇長達2萬多字，酣暢淋漓的論文，就會讓讀者感受到移川教授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

宮本延人則是另一種典型，他的個性較爲浪漫，對於調查對象有明顯的個人好惡。例如：關於泰雅族英雄武塔卡拉霍（Buta Karaho），率領族人向北方遷移，征伐司卡馬允人，擴大領域的口傳史，是最受他推崇的英雄事蹟。宮本延人不厭其煩的記錄不同部落的口傳史，總共記載了20則大同小異的版本。後來，他在排灣族內文社參與五年祭時，不但用8厘米攝影機記錄整個祭儀，還撰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報導，充分顯示他文學與感性的一面。

然而，宮本延人不感興趣的部落，則被他輕忽的潦草記載，甚至，當他訪問排灣族泰武部落時，竟然因爲喝醉酒，將這個統領20多個部落，堪稱中排灣最重要的Karajiyan頭目家的系譜完全忽略，真是令人遺憾。

身爲臺北帝國大學三年級學生的馬淵東一，則嚴謹的遵守移川教授的指示，他所調查的每一個部落，每一組系譜，自始至終保持一貫的鉅細靡遺的作風。由於馬淵當時仍在就讀大學，他所修習的課程不僅有移川教授的人類學，也修習小川尚義教授的音韻學。每回上山10幾天調查回來，就要安排時間上課，滿頭白髮的小川尚義教授，以一對一的方式，一個音一個音的教導馬淵的上課情景，被喻爲「祖父教導孫子牙牙學語」而傳爲美談。



馬淵東一（右）在臺灣東部調查阿美族時，受到池上高家熱忱協助，並建立數十年的友誼。
高愛花女士提供

當時的學界公認「馬淵有一對好耳朵」，他能夠分辨發音上細微的差異，對於用羅馬拼音正確記錄人名、地名、祭儀名稱等，是非常重要的天賦。由於當時所用的音韻符號，不足以表現那些特殊的發音，馬淵還為此自行創造了幾個符號，讓本書的編輯增加不少麻煩。

就讀三年制大學的馬淵東一，隔年畢業後，就被聘任為囑託，繼續完成調查工作。此時，他心無旁騖的縱橫臺灣全島高山地區與後山地帶，不避艱險與辛勞，採訪與部落起源、移動、興衰相關的口傳史，並留下完整的系譜，出差的日數多達425天。當長達3年的田野調查完成後，馬淵負責撰寫他所調查部落大部分的主文。因此，有人說：《臺灣高砂民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這本書有5分之4是由馬淵東一完成的。

年輕的馬淵東一個性風趣，還有超好的酒量，這是拜訪部落的兩大利器，他看待臺灣的原住民族為好友，因此，在田野調查訪問時，也結交了許多好朋友。在東部調查期間，他受到臺東池上阿美族高家熱忱的協助，這友誼傳承到後代，一直延續到今天。

戰後，馬淵在各方的協助下，取回他當年調查的筆記本，他多次來臺灣繼續調查工作，並在1953年到1960年之間，以更開闊的視野、更成熟的考量，陸續發表〈關於小米的高砂族農耕儀禮〉、〈高砂族之分類學史的回顧〉、〈高砂族之移動與分布〉、〈臺灣高砂族之親族與社會組織〉等十幾篇論文，可以說，對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已成為馬淵東一終其一生的職志。

1988年1月，79歲的馬淵東一因病去世，依他的遺願，由兒子馬淵 悟教授，將他的部分骨灰攜來臺灣，埋在臺東池上高家的墓地，在開滿石楠花的山坡地，日日接受太平洋海風的吹拂。墓碑上刻著「馬耳東風，馬淵教授安息於此」。他生前結交的原住民摯友和臺、日兩國學界弟子，經常到此感念他的學術風範與貢獻。

《臺灣高砂民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於昭和10年（1935）2月出版，分為本文篇和系譜、照片、地圖等資料篇，是菊版8開本的兩巨冊。那是移川、宮本、馬淵師生3人，經過長達5年的田野調查與2年的整理撰寫，涵蓋了所訪問的291個部落與309個系譜。因為溯及部落的遷移史與彼此的互動，實際上牽涉的古部落遺址超過780個。

本書依當時的分類，將臺灣的原住民族，區分為泰雅、賽夏、布農、鄒、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9族，第一冊（本文篇）全書分為9章，每一章闡述一個民族及其下各部族與氏族分布區域、發祥地與神話傳說、民族移動擴散的途徑、部落遷移的原因與經過，此外，還有各小社與大社之間的從屬關係。

第二冊（資料篇）則是各族群、各部落頭目或氏族大家長的口述族譜，總計記載了309組龐大家族的族譜，其中，最長的家系，長達64個世代，採自卑南族射馬干社，最大的家系，多達389個人，就是前述的古白楊社頭目家系。除此之外，還將每一個族群的移動路徑，分別標示於五萬分之一地形圖上，成為「系統別分布地圖」。這10幅地圖，讓閱讀者能夠對各族群的遷移一目了然。另外，本書還附有「蕃社類別、氏族分部一覽表」及「各社所屬的蕃社系統表」，以及當時的「蕃社戶口統計表」（10頁），使研究者能夠立即掌握整體的概念。

與此同時出版的是小川尚義教授與淺井惠倫合著的《原語による高砂族傳說集》。5年前，臺北帝國大學獲得上山滿之進總督贈與的調查經費，在此雙雙開花結果，這兩本鉅作，分別榮獲代表當時日本最高學術地位的「恩賜賞」和「帝國學士院賞」。而《臺灣高砂民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更被譽為「臺灣原住民研究的金字塔」、「臺灣原住民研究經典中的經典」，其研究範圍的博大與研究內容的精深，可說是空前絕後的壯舉。

很可惜的是兩本書都有「曲高和寡」命運。小川的《原語による高砂族傳說集》以羅馬拼音，將原住民各族的語言與語法，忠實的保留下來，然而，除了本族之外，其他人很難以解讀。

《臺灣高砂民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研讀的困難，並不在於文字，而是難在對於臺灣地理的了解。頭目所講述的部落遷移路徑，翻過哪一條稜線、通過哪一個埡口；部落獵區的畫分，以哪一道稜脊、哪一條溪流為界；為何會和某個部落結盟，又和某個部落為世仇？如果不是對臺灣高山地區有通盤的了解，根本無法理解這些珍貴的訪談內容。

馬淵東一因為親自踏查過那些地區，所以，頭目稍加講解，他就能夠了然於心的記